



荞麦皮枕头

□高峰鹏

我的荞麦皮枕头是坐着绿皮火车来到重庆的。那一年，我23岁。

那年临行前夜，母亲戴着老花眼镜，往自己缝制的枕头套里灌着荞麦皮。白天，八月的阳光照耀着她的蓝布衫，在绛红色的荞麦皮上溅起细碎的光斑。她用粗糙的手掌翻搅着荞麦壳，黄土高原的风掠过指缝，带走最后的水汽。我至今记得那些荞麦皮在粗陶盆里沙沙作响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轻轻摇晃装满沙子的竹筛。

枕头随我挤了二十多个小时绿皮火车，当它躺在公安局家属楼出租屋的单人床上时，重庆的雾气正顺着窗缝往里渗。荞麦皮突然变得沉默，不再发出故乡干燥的脆响。直到某个午夜翻身时，我听见枕芯深处传来极轻的“咯吱咯吱”声，仿佛一粒粒北方的雪籽落在上面。

梅雨季来得猝不及防。我的枕头开始散发某种熟悉的气味，像是暴雨前晒谷场蒸腾的土腥，又像母亲拆洗棉被时抖落的陈年阳光。某夜惊雷炸响，我摸到枕面泛着潮气，突然想起老房子的雨檐。那时我总爱趴在床上看雨水从瓦片滴落，母亲手中的针线在雨声中起起落落，把暮春的光阴缝成细密的针脚。

我很依恋我的荞麦皮枕头，值班的时候会把它带到值班室睡上一周。同事总爱笑我的枕头土气，他们不知道每个加班回家后的深夜，那些温驯的荞麦皮如何托住我发胀的太阳穴。有次通宵勘察命案现场，恍惚间竟闻到荞麦开花时的蜜香，那是独有的清甜，淡紫色的花浪从枕头里漫出来，漫过孝子河的霓虹，漫成长城脚下起伏的梯田。

几年后搬家时，妻子想把旧枕头丢掉，我们为此第一次红了脸，最后她叹着气拆开枕套，阳光下飞扬的荞麦皮里竟藏着半片干枯的花瓣。母亲在电话里听了直笑：“准是当年晒荞麦时粘上的，荞麦花开得旺的时候，蜜蜂都能醉倒在花里头。”

母亲寄来新晒的荞麦皮那天，整个万盛正吞吐着盛夏的溽热。我站在七月

的阳光里拆包裹，空气里的潮气与故乡的干爽在指尖交织。旧枕头已经睡了十年，新荞麦皮倒进去时哗啦啦响，在38℃的山城里，轻轻哼唱三晋大地的童谣。

去年隆冬父母来万盛前，枕头上突然落了许多荞麦皮。我蹲在地板上捡拾这些褐色的小舟，忽然发现它们大都裂成了两瓣。原来十五年的光阴，足够让最坚硬的荞麦壳也学会温柔地破碎。手机在掌心发烫，视频那头母亲斑白的双鬓映着墙壁，像老家落雪后的荞麦茬。

上个星期一一早，一缕晨光斜斜地切进屋子。儿子指着飞舞的纤维说：“爸爸，这里下雪了。”我望着那些在朝阳中起落的微尘，分明看见三十多年前的自己正在土坡上奔跑，蓝布衫的母亲站在门前，风把她的呼唤揉碎了，撒进八月的阳光里。

床头柜的抽屉深处，藏着前年回老家过年时带回来的儿时照片。有时我会悄悄取出翻看，每一帧都包裹着朴素美好的回忆。那些失眠的夜里，荞麦皮便在故土的粉末中轻轻翻身，恍惚间长江竟化作了汾河的支流，载着半生漂泊的月光，缓缓流回风陵渡口右岸的星空。

荞麦皮没了根，却依然活在二十四气里，像是随时跟我呢喃着故土的耳语。

万盛的梧桐开始落叶时，我的枕头会变得格外松软。那些被压碎的荞麦皮在秋凉中舒展筋骨，像蛰伏的蝉蛹等待惊蛰。某个霜降的清晨，我掀开枕套查看，发现几粒完整的荞麦壳竟生出细小的茸毛——许是山城的湿气给了它们重生的错觉。这让我想起老家的荞麦总在霜降前收割，农人们踩着薄霜下地时，镰刀会惊起觅食的斑鸠。

冬至后的被窝需要勇气钻入。某夜寒潮突至，我把枕头翻过来焐热，荞麦皮突然发出爆裂般的细响。黑暗中仿佛看见母亲往灶膛添煤，铁锅里的荞面猫耳朵在沸水里沉浮。她总说荞麦是救命粮，庄稼歉收时，那二分薄田的紫花喂饱了七个姊妹的童年。

惊蛰那天的雷声格外早。雨水渗进老房子的阳台，我的枕头长出淡绿的霉斑。妻子说要放在烤箱里烘干，我却执意摆在空调下吹风。夜间翻身时，霉味



里竟混着某种发酵的甜，像年少时偷喝的红葡萄酒，又像母亲藏在陶罐里的荞麦醋。那些潮湿的颗粒在暖风里簌簌抖动，恍若暮春的荞麦苗在风中练习拔节。

小满前后，枕头开始频繁作响。荞麦皮们似乎忆起自己开花的时节，在黑暗里碰撞出细小的花火。有次加班到凌晨，归家时发现儿子把我的枕头拖到地板上。月光浸透的荞麦皮堆里，小家伙蜷成胎儿的姿势，睫毛上沾着两粒褐色的壳。他梦里咂嘴的模样，像极了偷吃荞面碗托的我。

大暑天的枕头成了烙铁。全家换上冰丝枕套那晚，我整宿没合眼。新枕头太轻，载不动十五年积攒的星尘。凌晨四点翻出旧枕头，把脸埋进去的刹那，重庆的溽热突然退潮。我听见山西的秋风掠过荞麦地，母亲站在家门口喊我添衣，声波震落了粒粒早熟的荞麦。

白露那日收到家乡的快递。拆开层层包裹，油纸包着的荞面碗托还带着余温。母亲在信上说今年荞麦长得好，花开时节整个山洼像落了紫云。我掰开碗托对着灯细看，果然嵌着星星点点的荞麦皮。夜半偷食时，碎屑落在枕头上，竟引来两只迷路的灶马蟋蟀。

霜降又至，视频里的母亲正在翻炒荞麦皮。金红的夕阳下，她佝偻的身影在荞麦皮上摇晃。我说枕头还能再用两年，她突然伸手抓了把荞麦壳凑近镜头：“今年的壳子厚实，你听这响——”苍老的手掌开合间，沙沙声穿越千山万水，震落了万盛窗台上的积尘。

(作者系重庆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)



致春天(外一首)

□谭岷江

万物的冬眠，并非雷声才能惊醒
风声雨声和阳光声，在轻轻呼唤
人类的笑声，踏青声和劳作声遍布大地
鸟语呢喃，让花开的声音温柔而甜蜜
春天是一个彩绘的五音世界
蓝天和星光弹奏着璀璨的旋律
万物久睡其中，终究因此醒将过来
河水和天空一起粉刷着旅途
大地空旷，向远处蔓延着瓜果雪山
我们终将明白，春夏秋冬轮回不止
一切皆会重生，一切都会醒来
在宁静中矫正，在爱中去爱
在时光的漫长里，步履欢快

杏花雨

这一刻，满树杏花被鸟语伴舞
我陶醉般仰头，闭上双眼
用记忆穿越时光幽径，鸟瞰着
五岁的孩童，第一次被春天擦靓腮
就这么静静地听吧
阳光像一滴雨珠
雨珠又像一瓣瓣花絮
在风中，它们像乡愁里虚幻的凤凰
一片又一片地落下
此时，我睁开双眼
又再次掩住耳朵，幸福地盗来
那场童年春雨中的叮当图画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春天的告白

□阿涓

春雨无声无息
在玻璃窗上写下
一行行透明的诗句

海棠的花苞
在枝头
交换着晶莹的耳语

蝴蝶的翅膀还裹在
茧里
如丝如缕的心事
如春风
拂过未醒的梦

我数着雨滴
一滴一滴
落入
岁月的裂缝

直到
我眼中的雷声
包裹住万物的苏醒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沉迷网络游戏的兄弟

□向墅平

周末，我习惯性去到兄弟的住所——城中的出租屋。我走进里屋，看见兄弟纹丝不动地坐在电脑边，正入迷地玩着网络游戏。一看就知，他今日没有木工活，一如既往地，在虚拟世界里沉迷着。我在兄弟跟前落座，他兀自玩着游戏，也不搭理我。我心明白，只因我常像批评孩子般批评他沉迷游戏，对他有了情绪上的抵触啊。“这些天，都没活干吧？”为打破沉默，我明知故问了一句。“嗯——”他口里应了声，眼睛仍盯在电脑屏幕上。

此时此刻，看着眼前专注于网络游戏的兄弟，我浮想联翩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兄弟14岁初中毕业，没有考上高中，辍学在家务农。在外求学的我周末回家，看见他挑着一担沉重的大粪，还有些稚嫩的肩头被压得有些红肿；少年的脸上，明显表露出对现实的不满。一年后，他随一位亲友离开乡土到外地城市，开启了他的打工生涯。先是在工地当小工。因为个子小力气不算大，加上工地干活又太辛苦，干了两年，又转跟一个堂姐夫学木匠手艺。木匠手艺，就成了他后来谋生的主要手段。

十多年前，他回到本城长期租房打工。后来草草成家，又在侄儿几岁时婚变；他先后与几个女人恋爱，但都因在城里买不起房子，一一散去。一晃，在老家随父母一起生活的侄儿，也初中毕业走上打工路。进过厂，因工资太低，去年跟人到外省工地做工，活计辛苦，但工钱比厂里高。兄弟这些年挣的钱本不多，刨开生活所剩无几。他也不轻易回一次老家，或许是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吧。

至今，兄弟依然单身。“买不起房子，女人难进门。现在这年头，哪个女人愿意回乡下那老房子住嘛。哎——”父亲在世时，总是摇头叹气。兄弟眼里时常浮现出一抹云雾：好

像对前途尤其是婚姻，几多茫然与无奈。十来年里，他一直在本城做木工活，可活计不太多，尤其是近几年，一个月也就做十来天的工；剩下的时间，基本泡在网游里。父亲保持宽容态度，很少说他什么。但作为兄长，我实在不忍目睹，常爱数落他。去年，父亲病逝，侄儿外出，兄弟单独居住，似乎更沉迷于网络游戏了。此刻，我忍不住再次开口，但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道：“兄弟啊，甭老沉迷于游戏里；多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吧。才四十来岁，还是考虑再成个家嘛……”兄弟依然漠然不语。我也只好打开手机，在手机上写起稿子来。

接近中午，兄弟起身下到厨房做午饭。兄弟的厨艺还不赖，厨房里弥漫着烟火的气息。一起坐在桌边吃饭时，我们兄弟俩交谈的氛围显得轻松多了。“隔些日，朋友叫我跟他去深圳做工。”兄弟脸上漾起希望，“可能一做就是大半年——”“很好啊，爸不在了，你尽可出去挣钱嘛。瑞儿(侄儿)也在加油啊，说要争取明年买房、后年买车娶媳妇呢。你们父子俩一起努力吧！”我含笑鼓励道。

饭后，兄弟收拾完碗筷，又坐到电脑边玩游戏时，我重新打量起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年男人。

花开花谢，一年又一年；年华渐褪，他心里一定有着好多惆怅与苦恼，却习惯了将其深深埋藏。或许，他一直是在虚拟世界里给自己减压。我暗暗打定主意：要尽量多理解他，少批评，以减轻他心上那些不堪承受之重……
(作者单位：重庆万州武陵中学)

